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江西提

漢紀三十三

起疆國大淵獻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十二年

嘉

建武三年

春正月

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亘

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壬午大赦 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

異賦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

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宣等叩
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
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
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
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
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爲史始報仇殺
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二月劉永立 重憲爲海西

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
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
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
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
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
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
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
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

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帝幸懷
吳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三月
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司徒 涿郡太守張豐反自
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
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
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
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來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
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
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
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奉逃歸涇陽董訢降夏四月
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
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
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
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
朱祐位 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
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芳丹據新豐
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
口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延據盩厔任良據郿汝
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

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
邯任良共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
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
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
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穀
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
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
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 吳漢率驃騎

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
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鄰還營建

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
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
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
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
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車駕自

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
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
軍耿弇與戰於穰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
合豐以女妻之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

通鑑卷四十一
於東陽破之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
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
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龔降竟終不伐
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秦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
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 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
建突出將走鄧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
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冬十月壬申上幸春陵祠園廟 耿弇從容言於
帝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

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
意許之 十一月乙未帝還自春陵 是歲李憲稱
帝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
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
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柰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
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
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
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
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 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
雒陽 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
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 田戎聞秦豐
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
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
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
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泝江泝沔上黎丘辛
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
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
坼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 夏

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遣吳漢陳俊王梁
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
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
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
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
也 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
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
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
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

通鑑卷四十一
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
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
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
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
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
不敢獨進求詣維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
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
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
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
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

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
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郟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
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
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
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
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
耳今旣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
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戊午上幸壽
春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
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

圍憲於舒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灑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 岑彭攻秦
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
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朱祐等
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 公孫述聚
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
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
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
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
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
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
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
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
咸陽已爲它人禽矣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
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
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
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
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
出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薦彊弩大將軍
陳俊爲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
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
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
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
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
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丙午大赦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
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
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

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
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
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
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
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
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
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
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
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

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
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乙
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
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
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
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
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
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面擊其頰寵急呼
曰起爲諸將 辨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
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
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
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
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褥六匹使妻縫兩
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
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
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日開門
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
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
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
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瀆昭示

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戾也此而可戾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

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
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
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隗囂問
於班彪曰往者周二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
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
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
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
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

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
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
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
拊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
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
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
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享鹽分裂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虐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

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

通鑑卷四十一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

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

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相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置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輜車送洛陽吳漢劾祐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

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
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
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憲
及龐萌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
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
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
月帝幸魯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及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
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
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
懼遂空壁去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
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
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
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
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
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
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

弁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
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
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蓐
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
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弁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
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
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
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

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
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二歸劇弁乃
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恣步步聞
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然而破之
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二弟藍
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
城東將攻弁弁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
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
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
間步首可獲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

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

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復追張

步步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

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剗折焉 初起

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

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

通鑑卷四十一
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
胡通兵侵苦北邊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
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
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
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
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
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
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
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遠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
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
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
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
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
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
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
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
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
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
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
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
餌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
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
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
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
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
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

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
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
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
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
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
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
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今壘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
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
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

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
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王莽末交
趾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
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
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
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
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
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
爲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
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
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
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
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
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
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
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
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
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

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

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為章陵縣世復
 徃役比豐沛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
 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
 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
 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
 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

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
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
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
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
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
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
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
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
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
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早辭事漢

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
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
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
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
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
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
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
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
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

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邨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邨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

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灑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帝

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爲太中大夫 三月公孫述使
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
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
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
之執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
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
疑故事又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
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賜意足下推忠誠旣遣伯
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滅族之計邪因欲前

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
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
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
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
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
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
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
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
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

通鑑卷之三
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
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
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
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
徒豈不喧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
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
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
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

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
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
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
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十二月壬
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
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
漆馬異軍柁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
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
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

通鑑卷四十三
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
虜兵臨境忸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
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
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
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
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
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韃日
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
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
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

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
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
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
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
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
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
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融乃
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
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
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

通鑑卷四十二
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
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
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
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
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
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痼
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
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
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
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

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
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
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
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
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
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
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
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
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
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

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
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
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
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
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
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因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
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吉竟不能言曉夕號泣
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
曾明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
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
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
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
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
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

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腴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

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欵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匈奴

與盧芳爲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
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執 癸

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
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
要在因人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
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
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
以濟群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
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
政垂意洪範之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
之 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戊戌以前將軍李通
爲大司空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
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
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
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

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瀆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勦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自免去郡竇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爲酒泉太守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

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

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
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歛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
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
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
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
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
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
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
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
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勒帝不從西至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
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
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
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
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
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

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
犇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
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
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
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
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
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
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
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
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群起寇沒屬
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
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
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
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
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
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
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
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

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犇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懷十一月

乙丑還雒陽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

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
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温序爲囂將苟宇所獲

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汗土遂伏劔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

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摠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

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檣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輶轅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詔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旣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

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峙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

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
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
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
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盜殺陰貴人母鄧
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
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
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
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
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駝公主愚心
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

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帝召寇
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
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不以
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
彌西夜王而使康兩子王之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
萬人出高柳擊賈覽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
下破走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
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

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詔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庚

寅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

進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擊先零羌大破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國理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

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

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
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
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
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
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
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
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
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
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
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
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
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
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
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

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
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
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
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
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
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
人爲立廟祠之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諸
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成與馬援深入討
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
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
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
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
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
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
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漢自
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郭伋爲并州牧
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
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
之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涸灘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

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
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
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
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
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
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
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
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
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亡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
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索吉將衆

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
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
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
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執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
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
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
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

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
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
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
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
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 李通欲避權
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
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
少子雄爲召陵侯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柰
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
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
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
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
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
食竝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
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
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

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
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
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
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
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
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
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
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
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

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屈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
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
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
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
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
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
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
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
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

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
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爲費貽
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
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
爲光祿勳譙玄巳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
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
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爲
益州太守齊訓農治兵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公孫述
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

即位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

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
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
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
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
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

郡中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成侯耿純皆薨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弁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世以為榮。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

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

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當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遊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匈奴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

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庚午以紹嘉公孔

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 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爲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灑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
福祿無誅譴者 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
葆車輿輦於是灋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
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以冀州牧
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
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
之融小心又不自安數辭爵位上䟽曰臣融有子朝
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
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
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

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
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
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五
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
守 秋會稽大疫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
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
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䟽曰臣竊見元帝初
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
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

之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正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

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至於灋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循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丁未有星孛於昴

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爲大司徒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

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

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

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

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

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

追謚兄縯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帝感縯功業不

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

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

遷弘農太守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

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

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

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

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

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

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
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
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
歛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歛
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爲歛求哀者千餘
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歛死帝竟
不赦歛死獄中 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爲大

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是歲驃騎大將

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
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
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
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安平侯蓋延薨
交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趾太守蘇
定以灋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
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麓泠交趾

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悞指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

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旣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熹爲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妖賊李廣攻沒皖城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

懷怨對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暉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而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

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
行之十二月還自章陵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
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
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
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
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
連兵入塞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守
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
從弟也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
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
樂侯劉隆爲副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
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
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阪祠后土 馬
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等
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 夏四月甲戌車駕
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 五月旱 盧
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與閔堪相攻連月匈
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泐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

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馬援斬徵側

徵貳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

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閏月戊申進趙齊

魯三公爵皆爲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
暉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
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
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又違之其
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
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
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灋今太
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

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
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
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
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
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
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桓
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

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
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
梁沛 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
之路由越巂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灑必行
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
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夏四月庚辰大司
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
職策免大司空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

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
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
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
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
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
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
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
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
水遂至扶風 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

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
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
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
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爲司徒湛
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
太守河內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 壬
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
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以郭況爲大鴻臚帝數幸其
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 秋九
月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
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
海楚沛國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
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
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
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
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

通鑑卷四十三
平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烏
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
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
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
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
山者最爲疆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鮮卑
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
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
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冬
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

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
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
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
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乙巳還雒
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
林爲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

通鑑卷四十三
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
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
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
命書諸策 是歲青州蝗 匈奴單于與死子左賢
王烏達鞬侯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
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
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
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西

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
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
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
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
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
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十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璽瑁
則建珠厓七郡感菑誓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

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
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
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
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
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
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
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
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
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
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浞灘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

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

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陳留太守王况為

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武

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

入武谿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

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莫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懼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

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鬲侯朱祐卒祐爲人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

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欵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殺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二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

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灑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群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

通鑑卷之四
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

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障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槨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前雲陽令扶風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

通鑑卷四十四
五
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執
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脰出
征交趾與妻子生訣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
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
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
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
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
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
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

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
復疑以錢穀間哉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
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
援兄况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
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
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
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
者南陽宗均監援軍援旣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
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

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
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
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
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
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群蠻遂平
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
過家上冢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
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
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
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
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
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
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
互市焉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
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
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
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
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
丘龍同體 詔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
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
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
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
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
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韃左賢王將其衆及南
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
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
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

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
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二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
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
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
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闕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
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
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上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
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
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 冬南
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

通鑑卷四十四
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子大司徒王況薨 五月丁丑

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爲太尉太司農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

通鑑卷四十四
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講賞喻
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
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
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
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
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吏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

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
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上問趙熹以久

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

就國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宏爲人謙柔畏

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

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

嘗犯灋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

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

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與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擬於乘輿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

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

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遺單

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

是群臣不敢復言甲子上幸魯濟南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馬爲中
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二
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復從征伐未嘗喪
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
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

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
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
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
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
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
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爲扶
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
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

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識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

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玉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且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魴爲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 甲申
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
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
日有食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
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
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
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
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
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
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
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乂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
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
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
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傳會文致最差
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達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

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爲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允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

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爲秋霜毋爲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

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 夏四月丙辰詔
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
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
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
爲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
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
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
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
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
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
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
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
軍馬武等二將軍兵四萬人討之 是歲南單于莫
死弟汗立爲伊伐於慮鞬單于

顯宗孝明皇帝上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
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
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
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夏五月高密元

侯鄧禹薨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䟽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懼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

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山陽王荆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好時愍侯耿弇薨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
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禮畢登靈臺望雲物赦
天下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壬子上幸
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
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
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
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
祝鯁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
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
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
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
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
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
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
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䟽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
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

惟帳刀劍衣被良乂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上以中山王馬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

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反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歲初迎氣於五郊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爲醯僮尸逐侯鞬單于

二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字訢免 丙辰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丁烜爲太子后援

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炅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踈麗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鮑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庶平王六月丁卯

有星孛于天船北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
會稽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
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
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能止以應天心帝
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
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
雨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
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
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

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菘以杖撞之菘走
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菘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
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
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
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
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
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
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子用讖文也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通鑑卷四



